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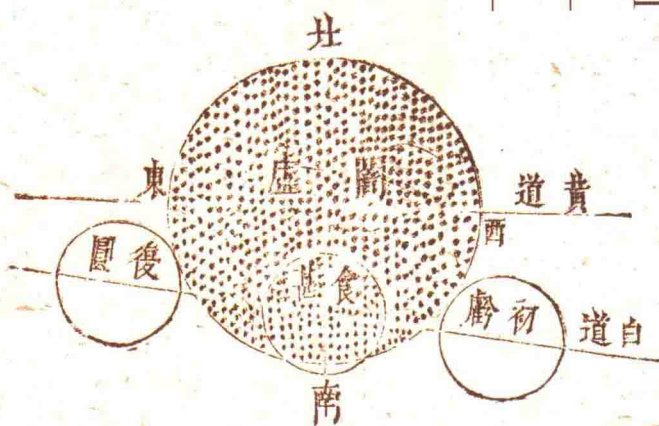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等

治曆緣起

【上】

ZHILYUANQI

〔明〕徐光啓 李天經等◇撰 李 亮◇校注



CS

K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叢書主編：張柏春
孫顯斌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等

治曆緣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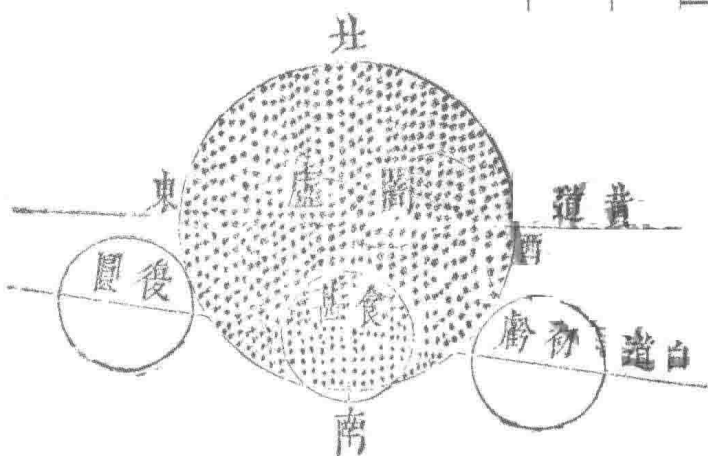
ZHILYUANJI

「明」徐光啓 李天經等◇撰 李 亮◇校注

國家重點出版物中長期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二〇一——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CS

K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治曆緣起 / [明] 徐光啟等撰; 李亮校注.

— 長沙: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7. 9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ISBN 978-7-5357-9232-7

I. ①治… II. ①徐… ②李… III. ①歷書—中國—
明代 IV. ①P1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124693 號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三輯)

ZhiLiYuanQi

治曆緣起

撰 者: [明] 徐光啟 李天經等

校 注: 李 亮

責任編輯: 楊 林

出版發行: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社 址: 長沙市湘雅路 276 號

<http://www.hnstp.com>

郵購聯係: 本社直銷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長沙鴻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裝質量問題請直接與本廠聯係)

廠 址: 長沙市望城區金山橋街道

郵 編: 410200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開 本: 787mm×1096mm 1/16

印 張: 71

字 數: 1450000

書 號: ISBN 978-7-5357-9232-7

套 價: 248.00 元 (上、中、下)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整理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編輯辦公室 孫顯斌 高峰 程占京

學術委員會 (按中文姓名拼音為序)

陳紅彥 (國家圖書館)

馮立昇 (清華大學圖書館)

郭書春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健平 (中國科學院大學)

韓琦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黃顯功 (上海圖書館)

雷恩 (Jurgen Renn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

李雲 (北京大學圖書館)

林力娜 (Karine Chemla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劉薈 (清華大學圖書館)

羅桂環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羅琳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潘吉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田森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徐鳳先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曾雄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鄒大海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總序

我國有浩繁的科學技術文獻，整理這些文獻是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竺可楨、李儼、錢寶琮、劉仙洲、錢臨照等我國科技史事業開拓者就是從解讀和整理科技文獻開始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科技史研究在我國開始建制化，相關文獻整理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涌現出許多作品，如胡道靜的力作《夢溪筆談校證》。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文獻的整理再次受到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重視，這方面的出版物呈現系列化趨勢。巴蜀書社出版《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簡稱《導讀叢書》），如聞人軍的《考工記導讀》、傅維康的《黃帝內經導讀》、繆啓愉的《齊民要術導讀》、胡道靜的《夢溪筆談導讀》及潘吉星的《天工開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科技史專家合作，為一些科技文獻作注釋并譯成白話文，刊出《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注叢書》（簡稱《譯注叢書》），包括程貞一和聞人軍的《周髀算經譯注》、聞人軍的《考工記譯注》、郭書春的《九章算術譯注》、繆啓愉的《東魯王氏農書譯注》、陸敬嚴和錢學英的《新儀象法要譯注》、潘吉星的《天工開物譯注》、李迪的《康熙幾暇格物編譯注》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上百位專家選擇并整理中國古代主要科技文獻，編成共約四千萬字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簡稱《通彙》）。它共影印五百四十一種書，分為綜合、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地學、生物、農學、醫學、技術、索引等共十一卷（五十冊），分別由林文照、郭書春、薄樹人、戴念祖、郭正誼、唐錫仁、苟翠華、范楚玉、余瀛鰲、華覺明等科技史專家主編。編者為每種古文獻都撰寫了「提要」，概述文獻的作者、主要內容與版本等方面。自一九九三年起，《通彙》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今大象出版社）陸續出版，受到國內外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歡迎。近些年來，國家立項支持《中華大典》數學典、天文典、理化典、生物典、農業典等類書性質的系列科技文獻整理工作。類書體例容易割裂原著的語境，這對史學研究來說多少有些遺憾。

總的來看，我國學者的工作以校勘、注釋、白話翻譯為主，也研究文獻的作者、版本和科技內容。例如，潘吉星將《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分為上篇（研究）和下篇（校注），其中上篇包括時代背景，作者事跡，書的內容、刊行、版本、歷史地位和國際影響等方面。

面。《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通彙》等為讀者提供了便于利用的經典文獻校注本和研究成果，也為科技史知識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可能由於整理目標與出版成本等方面的限制，這些整理成果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文獻版本方面的缺憾。《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其他校注本基本上不提供保持原著全貌的高清影印本，並且錄文時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改變版式，還存在截圖、拼圖、換圖中漢字等現象。《通彙》的編者們儘量選用文獻的善本，但《通彙》的影印質量尚需提高。

歐美學者在整理和研究科技文獻方面起步早於我國。他們整理的經典文獻為科技史的各種專題與綜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些科技文獻整理工作被列為國家工程。例如，萊布尼茲(G. W. Leibniz)的手稿與論著的整理工作於一九〇七年在普魯士科學院與法國科學院聯合支持下展開，文獻內容包括數學、自然科學、技術、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萊布尼茲所用語言有拉丁語、法語和其他語種。該項目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去法國科學院的支持，但在普魯士科學院支持下繼續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項目得到東德政府和西德政府的資助。迄今，這個跨世紀工程已經完成了五十五卷文獻的整理和出版，預計到二〇五五年全部結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合作促進了中文科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國科技史專家與國外同行發揮各自的優勢，合作整理與研究《九章算術》、《黃帝內經素問》等文獻，並嘗試了新的方法。郭書春分別與法國科研中心林力娜(Karine Chemla)、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道本周(Joseph W. Dauben)和徐義保合作，先後校注成中法對照本《九章算術》(*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 1101四)和中英對照本《九章算術》(*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 1101四)。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者合作校注《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在提供高清影印本的同時，還刊出了相關研究專著《傳播與會通》。

按照傳統的說法，誰占有資料，誰就有學問，我國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都重「收藏」輕「服務」。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時代，國際科技史學者們越來越重視建設文獻平臺，整理、研究、出版與共享寶貴的科技文獻資源。德國馬普學會(Max Planck Gesellschaft)的科技史專家們提出「開放獲取」經典科技文獻整理計劃，以「文獻研究+原始文獻」的模式整理出版重要典籍。編者盡力選擇稀見的手稿和經典文獻的善本，向讀者提供展現原著面貌的複製本和帶有校注的印刷體轉錄本，甚至還有與原著對應編排的英語譯文。同時，編者為每種典籍撰寫導言或獨立的學術專著，包含原著的內容分析、作者生平、成書與境及參考文獻等。

任何文獻校注都有不足，甚至引起對某些內容解讀的爭議。真正的史學研究者不會全盤輕信已有的校注本，而是要親自解讀原始文獻，希望看到完整的文獻原貌，並試圖發掘任何細節的學術價值。與國際同行的精品工作相比，我國的科技文獻整理與出版工作還可以精益求精，比如從所選版本截取局部圖文，甚至對所截取的內容加以「改善」，這種做法使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質量打了折扣。

實際上，科技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項難度較大的基礎工作，對整理者的學術功底要求較高。他們須在文字解讀方面下足夠的功夫，並且準確地辨析文本的科學技術內涵，瞭解文獻形成的歷史與境。顯然，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相互支撐，研究決定着整理的質量。隨着研究的深入，整理的質量自然不斷完善。整理跨文化的文獻，最好藉助國際合作的優勢。如果翻譯成英文，還須解決語言轉換的

難題，找到合適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合作者。

在我國，科技文獻整理、研究與出版明顯滯後於其他歷史文獻，這與我國古代悠久燦爛的科技文明傳統不相稱。相對龐大的傳統科技遺產而言，已經系統整理的科技文獻不過是冰山一角。比如《通彙》中的絕大部分文獻尚無校勘與注釋的整理成果，以往的校注工作中在幾十種文獻，并且沒有配套影印高清晰的原著善本，有些整理工作存在重複或雷同的現象。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加大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力度，鼓勵科技文獻的整理工作。學者和出版家應該通力合作，借鑒國際上的經驗，高質量地推進科技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

鑒於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的需要，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策劃整理中國古代的經典科技文獻，並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合作出版，向學界奉獻《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非常榮幸這一工作得到圖書館界同仁的支持和肯定，他們的慷慨支持使我們倍受鼓舞。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等都對「選刊」工作給予了鼎力支持，尤其是國家圖書館陳紅彥主任、上海圖書館黃顯功主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馮立昇先生和劉薈女士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李雲主任還慨允擔任本叢書學術委員會委員。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科技史、古典文獻與圖書館學界的通力合作，《中國科技典籍選刊》一定能結出碩果。這項工作以科技史學術研究為基礎，選擇存世善本進行高清影印和錄文，加以標點、校勘和注釋，排版採用圖像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的方式，便於閱讀與研究。另外，在書前撰寫學術性導言，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受我們學識與客觀條件所限，《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還有諸多缺憾，甚至存在謬誤，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我們相信，隨着學術研究和文獻出版工作的不斷進步，一定會有更多高水平的科技文獻整理成果問世。

張柏春 孫顯斌

於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基礎園區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錄

導言 〇〇一

哥倫比亞大學藏明刊本《治曆緣起》目錄 〇四三

《治曆緣起》點校 〇四九

治曆緣起 卷一 〇五〇

治曆緣起 卷二 〇九二

治曆緣起 卷三 一五二

治曆緣起 卷四 二一六

治曆緣起 卷五 二六八

治曆緣起 卷六 三二四

治曆緣起 卷七 三九〇

治曆緣起 卷八 四六四

治曆緣起 卷九 五五六

治曆緣起 卷十 六四八

治曆緣起 卷十一 七三〇

治曆緣起 卷十二 八〇〇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治曆緣起》（《西洋新法曆書》清刊本） 八四二

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藏《治曆緣起》抄本 一〇八四

後記 一一一八

導言

一、《崇禎曆書》的編修及《治曆緣起》簡介

《崇禎曆書》是明末為曆法改革而編撰的大型曆算叢書，由徐光啟（一五六一—一六三三年）和李天經（一五七九—一六五九年）等人主持完成，該書較為全面地介紹了當時歐洲的天文學知識，是明末西學東漸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崇禎曆書》的初稿在徐光啟在世時大多已經編定並進呈，其後由李天經繼續主持編修。該書完成以後，因為各方對曆法的爭論極為激烈，被擱置十餘年，直至崇禎末年才被採用。入清後，該書又被數度易名和重編，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湯若望〔一〕把之前《崇禎曆書》的呈進和未呈進本加以增刪、改編和重新挖刻，更名為《西洋新法曆書》進呈於清廷。一六七三年，南懷仁〔二〕再度將其易名為《新法曆書》。乾隆年間，該書被收入《四庫全書》後，為了避諱，又被改名為《新法算書》。

以上幾次重編雖各有增刪，但該書的主體內容並未改變。如算表部分在《西洋新法曆書》中雖然迭有更新，但理論部分變動不大，因此這一系列著作也常被圖書館誤編。〔三〕另外，從現存《西洋新法曆書》初版的底稿可以看出，湯若望在修纂《西洋新法曆書》時，使用的應該是《崇禎曆書》的書板，僅重刻有修改的版面。南懷仁在重編《新法曆書》時，甚至只改了封面的書題，封面底頁的版心仍為「西洋新法曆書」，內容與板式也都完全相同。〔四〕

〔一〕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一五九一—一六六六年)，義大利耶穌會士，繼利瑪竇之後最重要的來華耶穌會士。

〔二〕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一六一三—一六八八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清初最有影響的來華傳教士之一。

〔三〕祝平一，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崇禎曆書》及其相關史料研究，《奎章閣》，二〇〇九年三十四期：二五〇—二六二頁。

〔四〕Ping-yi Chu, "Archiving Knowledge: A Life History of the Chongzhen Ilishu" (Calendrical Treasures of the Chongzhen Reign), *Extreme-Occident*, 二〇〇七年六月，五九—八四頁。

因《崇禎曆書》的成書歷史極為複雜，其明刊本如今已無全本可核，且該書的五次進呈書目與現存各卷出入頗多，其刊印的次數和實際卷數，幾不可而知。據王重民等人研究，《崇禎曆書》今確無全本，各家所藏明刊本皆已非常罕見。明刊本《崇禎曆書》各種殘本目前散見於世界各地，如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等。這些殘本之間封面內頁和版式亦有不一致之處，應該是分批刊印的。雖然《崇禎曆書》和其後續修纂的《西洋新法曆書》等著作可以被看成同一系列叢書，但近年的研究也表明，入清後傳教士對《崇禎曆書》中部分內容的刪改，並非簡單的內容修正，其刪改內容背後隱藏了大量的信息，特別是其中刪改較為明顯的《治曆緣起》和《曆引》^{〔一〕}等部分。

《治曆緣起》是禮部與曆局為修治新曆所上歷年奏疏的彙編。該書內容極其豐富，如收入了徐光啓、李天經等人在崇禎朝歷次進呈曆書、儀器的文書，曆局主持推算、觀測日月交食及延攬人才的文書，以及改曆各方因曆法理念不同而進行論辯批駁，甚至言語抨擊的文書等。這些內容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崇禎朝曲折的改曆過程，是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特別是中國天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同時也是研究中國天主教傳播史的重要文獻^{〔二〕}。很多經典的或新近的研究成果，也都得益於《治曆緣起》提供的線索。例如，方豪對明代曆法改革的論述^{〔三〕}，韓琦對《天文實用》的研究^{〔四〕}，以及《坤輿格致》的發現和研究等^{〔五〕}。

二、《治曆緣起》的版本

《治曆緣起》大約在徐光啓過世不久后被分批刊印，因此不同版本在卷數和內容上皆存有差異。《治曆緣起》初次刊印時應該祇收錄了徐光啓一人的奏疏，內容至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十月初七日臨殞進繳敕印疏，共分為五卷。其後又陸續補充至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五月十六日李天經疏為止，並與此前五卷合刊為十二卷。入清后，湯若望又將十二卷本與崇禎十二年至崇禎末年的奏疏一併刪改，合為八卷，歸入《西洋新法曆書》中。也就是說，《治曆緣起》主要有明刊五卷本、明刊十二卷本，以及清刊八卷本之分。

明刊本與清刊本不同之處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明刊本各卷頁碼獨立編排，每卷三四十葉不等。而清刊本各卷頁碼連續編排，共計四

〔一〕關於《曆引》版本及內容的差異，可參見《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第二輯》《曆引三種》。

〔二〕《治曆緣起》也是《明史·曆志》和《熙朝崇正集》等著作的重要參考來源。參見：韓琦，從《明史》曆志的纂修看西學在中國的傳播，《科史薪傳：慶祝杜石然先生從事科學史研究四十周年學術論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一—七〇頁。韓琦，吳曼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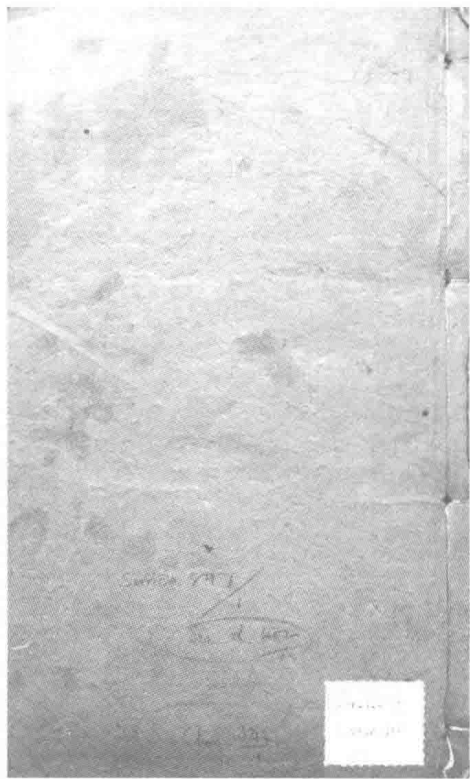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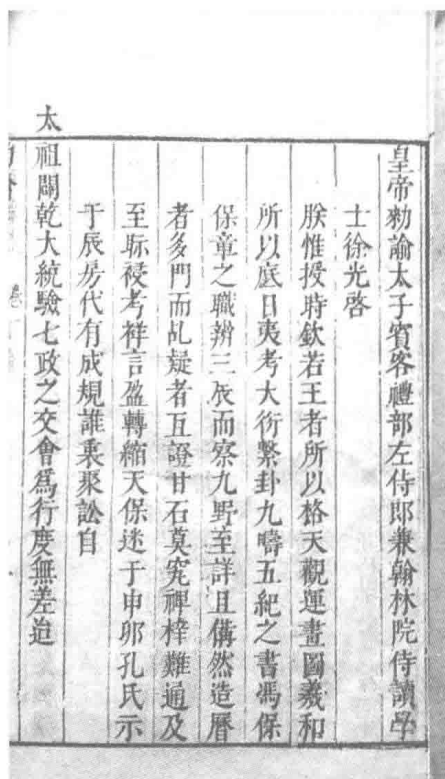
〔三〕韓琦，重讀方豪《中西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七六七。

〔四〕韓琦，明末清初歐洲占星術著作的流傳及其影響：以湯若望的《天文實用》為中心，《中國科技史雜誌》，二〇一三年第四期，四三三—四四二頁。

〔五〕參見：傅漢斯（Hans Ulrich Vogel）《坤輿格致》驚現於世：阿格裡柯拉《De re metallica》（礦冶全書）「一六四〇年中譯本」一文。

百一十四葉。二是清刊本是在明刊本的基礎上刪減，挖改而成。刪去了崇禎十二年之前的奏疏二十七篇，占明刊十二卷本的近三分之一。明刊本中凡涉及皇帝稱謂的敬語，如「聖」、「皇上」、「欽」、「諭」等字樣，在清刊本中也皆被剗刻，都削板以「○」代替。清刊本中傳教士的稱謂也由「陪臣」改為「遠臣」。此外，王重民先生在所輯《徐光啓集》中也指出，明刊本《治曆緣起》關於日食、月食的奏疏都有方位圖，亦是清刊本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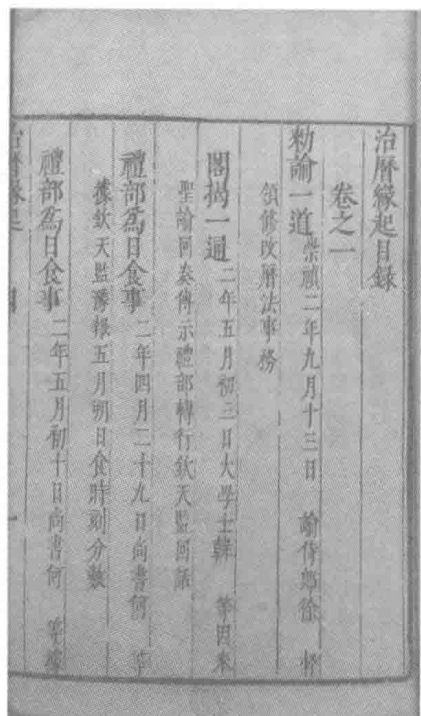
從現存版本來看，明刊五卷本有牛津大學藏本^{〔一〕}（見圖一），該本卷首有「治曆緣起目錄」六葉（見圖二），目錄只列至五卷止。正文部分除了前五卷目錄中的奏疏外，另多出第六卷共三葉，為李天經到任曆局后的第一份奏疏，且葉三和葉四版心葉碼有墨丁。此外，在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年）九月二十日徐光啓題本之後，該本還有「曆書總目」六葉，為獨立頁碼，似是單獨刊印，附于書中。



圖一 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治曆緣起》

明刊十二卷本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本^{〔一〕}（見圖三）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二〕}（見圖四）。其中哥大本前五卷與牛津本相同，亦有前五卷的目錄一份（見圖二），只是沒有單獨刊印的「曆書總目」，正文部分哥大本則補入了崇禎六年至崇禎十二年的奏疏。國圖明刊本同為十二卷，正文部分與哥大本基本相同，只是缺少卷首的「治曆緣起目錄」。

除了以上明刊本，梵蒂岡圖書館亦藏有《治曆緣起》明刊殘本一冊（見圖五），內容對應明刊五卷本和明刊十二卷本中的卷四和卷五。^{〔三〕}梵蒂岡明刊殘本與其他明刊本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該本頁碼連續，編排上更接近後來的清刊本，可能是明刊本中年代較晚的版本。此外，該本末尾亦附有「曆書總目」六葉，為獨立頁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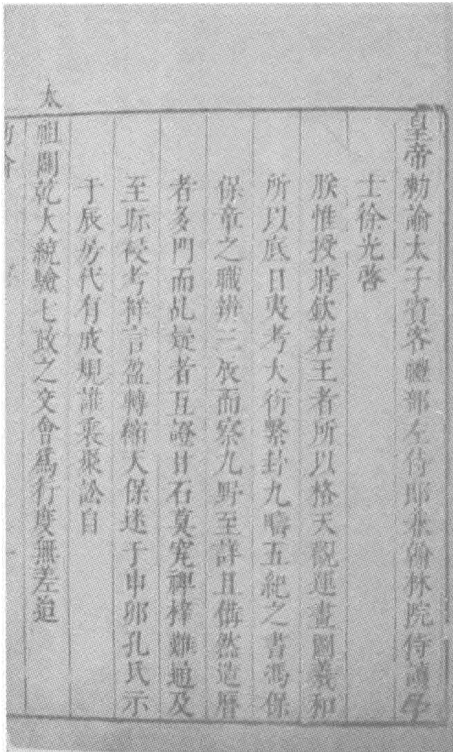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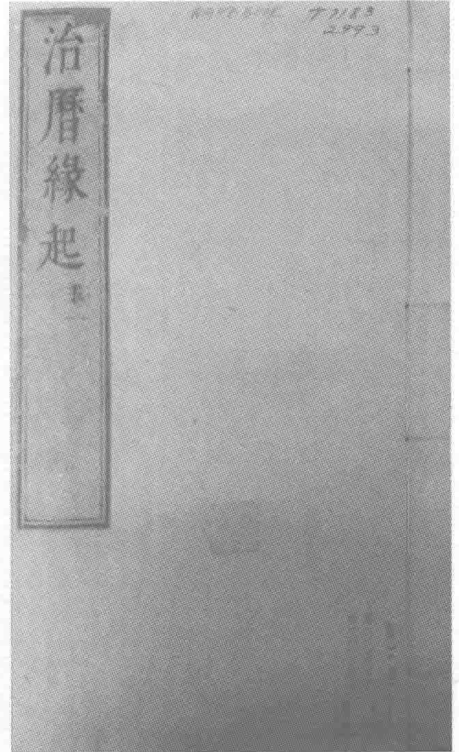


圖二 英國牛津大學藏明刊《治曆緣起》目錄首頁（上圖）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明刊《治曆緣起》目錄首頁（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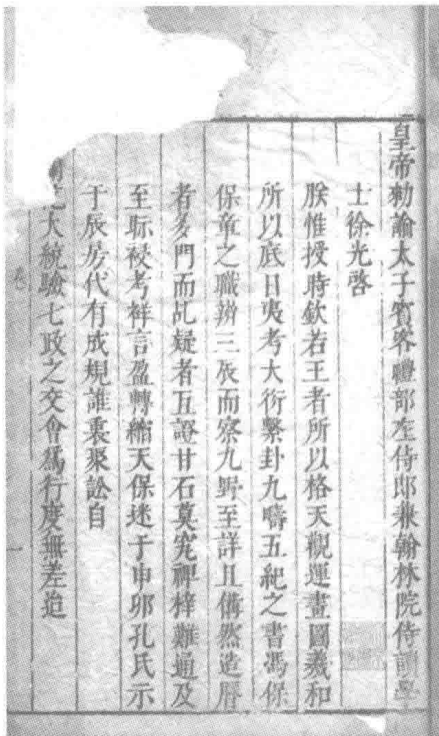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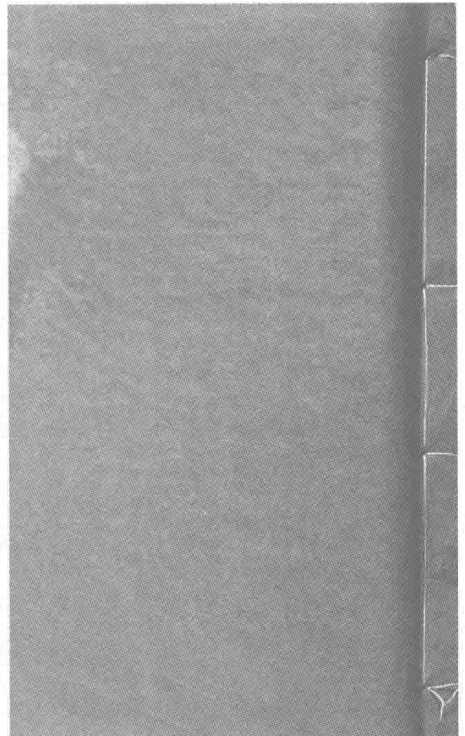
〔一〕 館藏號為「Rare Book 71-83/11993」。

〔二〕 館藏號為「117431」。據王重民《徐光啟集》記載，該本為解放後北京圖書館新收入。潘鼎在其彙編的《崇禎曆書》中認為此本今已佚失無考，這可能是因為圖書館將其定名為《奏疏》而非《治曆緣起》，導致未能檢索到所致。近年來，韓琦又重新發現該藏本。

〔三〕 不過此本缺其中的「崇禎四年八月初一日」和「崇禎五年四月初四」兩篇奏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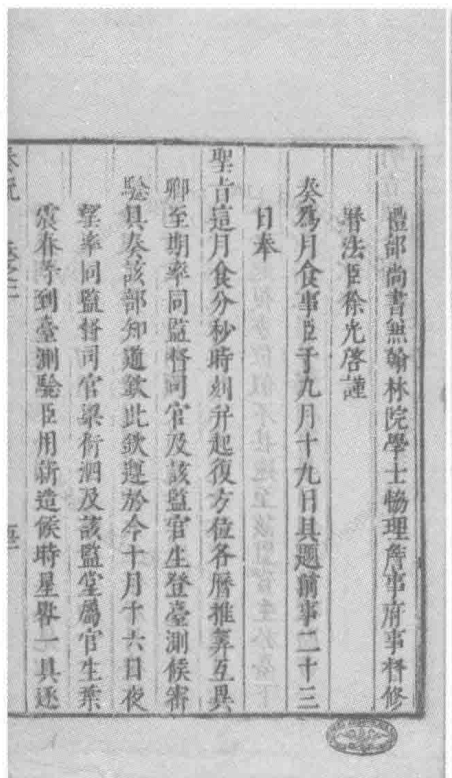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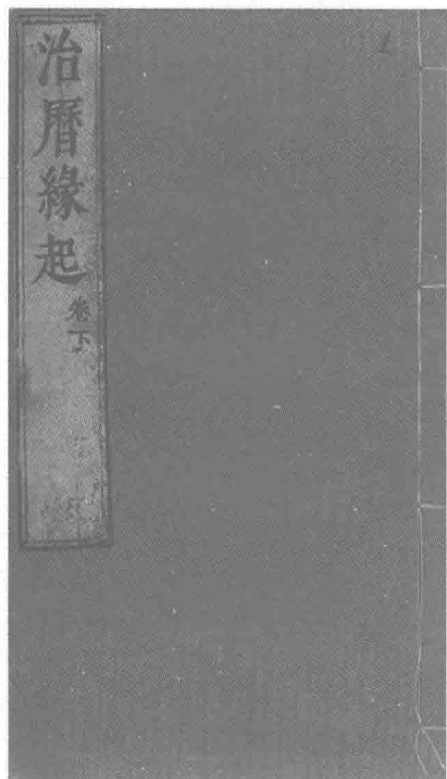


圖三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明刊《治曆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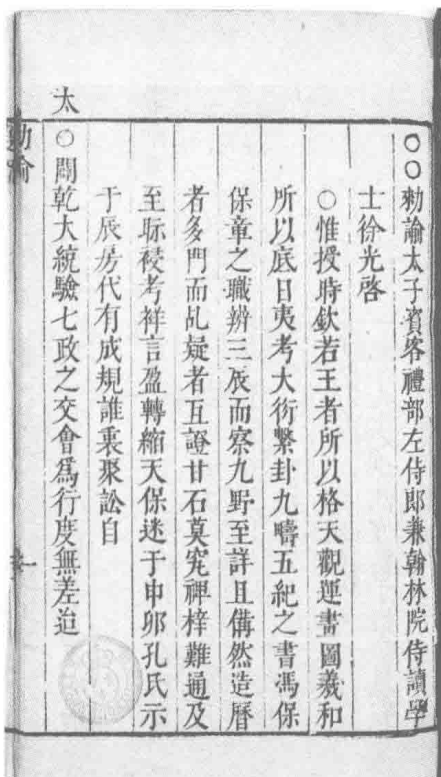
圖四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治曆緣起》

相對於明刊本，清刊八卷本的館藏則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二〕}（見圖六）、梵蒂岡圖書館藏本^{〔三〕}（見圖七）、日本國立公文圖書館藏本^{〔四〕}（見圖八）、故宮博物院藏本^{〔四〕}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五〕}（見圖九）。這些版本通常分為八卷，為入清后湯若望刪減之作。八卷本頁碼連續，但以上藏本中，有一些出現有裝訂和分卷錯誤的現象，並且缺頁部分有時還混入一些其他內容。例如，日本國立公文圖書館本分卷就非常混亂，全書被重新裝訂為十卷，且一些頁面次序顛倒^{〔六〕}。法國國家圖書館本缺「一百三」和「一百四」葉，這兩葉也被替代以《湯若望奏疏》的相應葉。梵蒂岡本「十二」葉後有「又十二」葉，為混入《治曆緣起》十二卷本中卷八的第十二葉「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俸一級臣李康先謹題，為月食事」奏疏殘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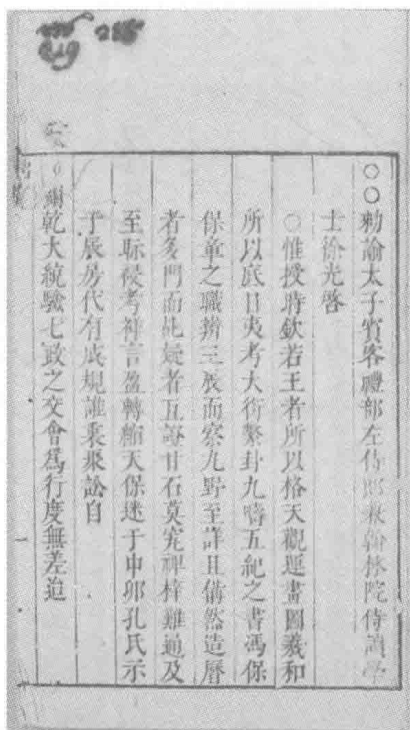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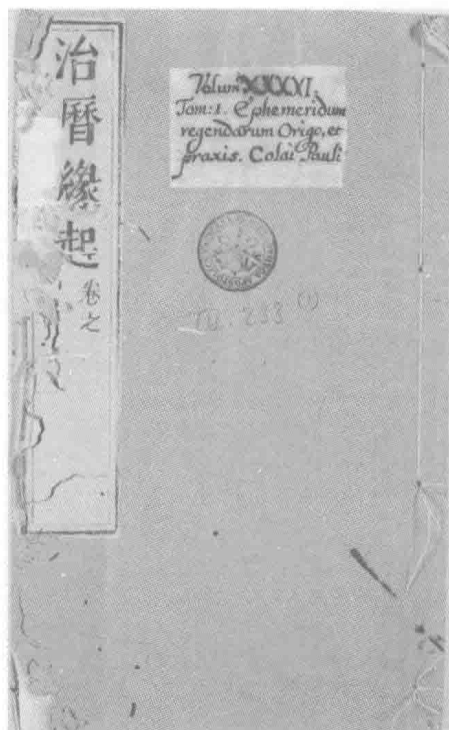


圖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刊《治曆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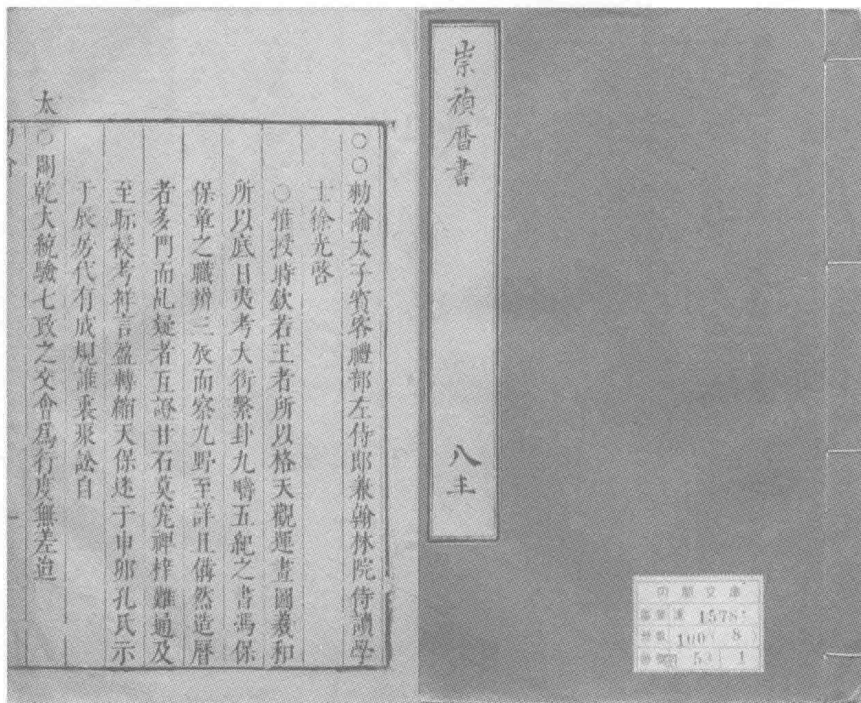
- 〔一〕 館藏號為「Chinois 四九五〇」。
- 〔二〕 館藏號為「R.G.Orient.III.1.1111」(inv01) — (inv08)。
- 〔三〕 館藏號為「子〇五三—〇〇〇一」，為豐後佐伯藩主毛利高標獻上本。
- 〔四〕 可參見《故宮珍本叢刊》第三八三冊。
- 〔五〕 館藏號為「AO117011」，缺卷四。
- 〔六〕 如缺失的第一百二十三葉，使用了第二百一十二葉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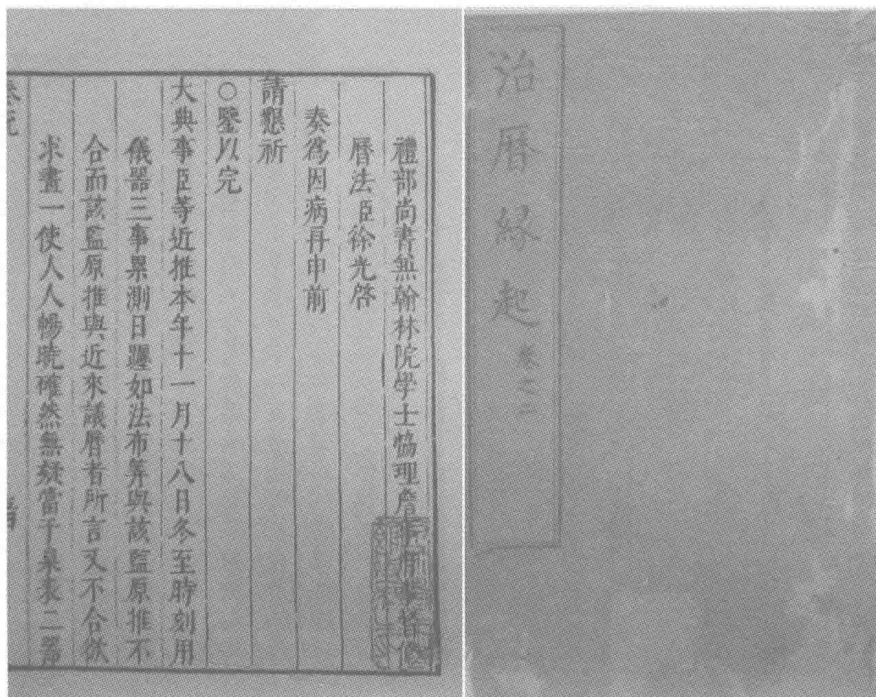
圖六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刊《治曆緣起》



圖七 梵蒂岡圖書館藏清刊《治曆緣起》



圖八 日本國立公文圖書館藏清刊《治曆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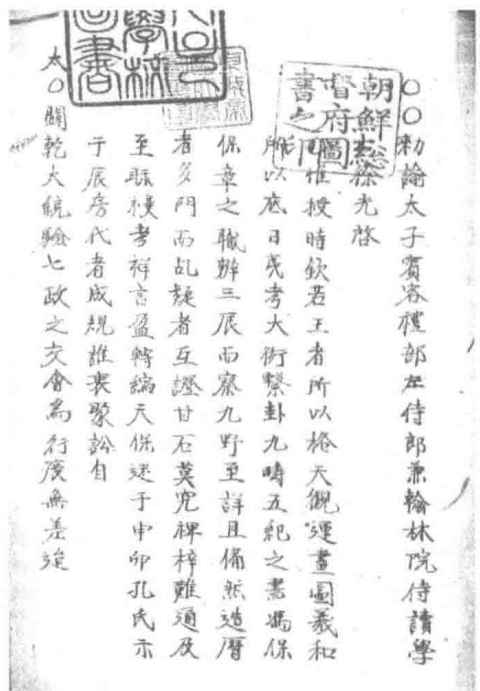
圖九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刊《治曆緣起》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清刊八卷本皆缺失第二百五十七葉，該葉對應明刊本卷五中的第三十二葉。或許是由於此葉的雕版很早就已丟失，明刊本中已未見此葉，此後歷次刊印中又未能補版，導致各藏本皆缺失該葉。

除了刻本外，《治曆緣起》還有一些重要的抄本，如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藏抄本（見圖十）、日本藏朱雒較訂本（見圖十一和圖十二）和文淵閣《四庫全書》抄本（見圖十三）。其中，奎章閣本為九卷，是明清兩種《治曆緣起》的合抄本，卷一至卷六源自清刊本，卷七至卷九則源自明刊本。值得注意的是，奎章閣抄本中有數篇崇禎十二年之後的奏疏不見於現存其他各版本，這些內容或許另有來源。朱雒較訂本在日本多家圖書館皆有館藏，如天理大學圖書館、東京天文台圖書館、島根大學圖書館。這些藏本皆為十四卷抄本，由朱雒于康熙庚戌歲（1670年）較訂而成，各卷有獨立頁碼，前十卷內容、次序、分卷與明刊十二卷本相同^{〔二〕}，最後四卷，則全為清刊本內容，以年代排序^{〔三〕}。四庫本以清刊八卷本為基礎，填補了此前被剝刻的皇帝敬語。不過四庫本顯然沒有校對明刊本，許多被恢



圖十 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藏《治曆緣起》抄本



〔二〕 其中，卷十一和卷十二的內容有見於清刊八卷本而不見於明本的內容。」

〔三〕 天理本除了缺「崇禎十年八月初一日」及「崇禎八年四月初四」三疏外，基本收入了明刊本和清刊本的全部內容。東京天文臺本則缺「崇禎十年八月初一日」和「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四日」奏疏。島根本封面有松江圖書館貼條，其十四卷中缺失有卷二、卷三、卷五和卷六，且前半部分的抄寫人似與天理本同。另島根本有天理本所缺「崇禎八年四月初四」兩疏。